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劍俠奇中奇全傳 第三回 雪浮亭豪傑助陣

話說金白禮等統領多人個個爭先。歲殺星李元甫一腳將小門踢開，正遇夫人小姐在內飲酒說話，忽見一漢子把門踢開，口裡便罵：「此乃女眷之所，誰人膽敢進來探看？」李元甫喝道：「你這個賤人，如此大膽！」一巴掌將僕婦打在地下，此時三□多人俱往裡面，把夫人小姐嚇得魂不附體，無處可躲。李元甫把小姐一把抓住，往外就走。且說鮑剛聽了小二之言，躲在浮山亭後，等了多時不見動靜，好不心焦，便睡著了。耳內聽有喧嘩之聲，方才驚醒，便爬起來，提著門子急急走出。只見那些人，鮑剛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便大喝一聲道：「你這班狗頭，誰敢在太歲爺面前動手！」那打手正在高興之際，忽跑出一人來，吃了一驚。

眾人道：「你這漢子，敢來管我們閒事！」鮑剛舉起棍子便打，那些打手先還可支持，後來無一個上前。卞元見勢頭不好，把小姐往轎內一推，轎夫抬起飛跑去了。鳳小姐如死的一般，不知人事。

且說眾人抵擋不住，只得退下去，逃到米斌儀面前叫道：「大爺快走，後面黑臉漢趕來了。」鮑剛追趕，耳邊聽了人說，小姐被卞元搶上轎去了，及到面前聽見米公子說：「鳳老兒怎請得這個狠人在此。」石敢當說：「大爺快走。」那米公子與眾人往後面跑去了。郝鸞亦追趕到來，見一個黑漢子，郝鸞對鳳公道：「老伯同孫世兄快走！」郝鸞亦同走。鮑剛叫道：「朋友，我和你打到這狗男女家內去。」郝鸞問道：「你可知小姐在那裡？」鮑剛說：「小姐被米家人搶去了。」郝鸞見鮑剛出言吐語，便知他是個義氣之人：「我與你將小姐追回來才好。」鮑剛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我速行。」郝鸞依言，一同出了園門，向前追趕。

鳳公著家人將夫人抬回府，又命幾個家人，跟隨鳳公一同回府料理。

且說郝鮑二人，一直趕到前面，望見一乘小轎，二人急忙追那轎子，米賊家人卞元、金白禮等□多人跟隨轎後，看見二人趕來，抵擋不住，又不敢將轎子丟下，況在荒野之中，無處躲避。只見前面有所廟宇，眾人將轎子抬進去，閉上山門。郝鮑二人趕來，不見轎子與眾人，鮑剛說道：「想必這賊躲在廟裡。」廟門關閉，使起腿來，往山門一踢，那廟年深日久，被鮑剛一腳踢下。眾人聽門響，見事不好，只得把轎子丟了，把後面矮土牆推倒，都回家去了。郝鮑二人進了廟門，一直入內，見眾人走了，鮑剛拿棍趕。郝鸞見轎子在此，將轎簾掀起，看見小姐在內，大叫：「好漢不必趕他，小姐在此。」鮑剛聽了方才轉身，口中罵道：「這班打不死的狗頭，今日饒你性命，改日算賬。」拱拱手問道：「你與鳳家是親否？」郝生道：「並無親，不過是世情之交，見此不平之事，所以助力。」問道：「朋友你是何人？」鮑剛道：「我遊玩之人，見米家行兇搶鳳小姐，所以報個不平。」郝生想到：此人倒有幾分義氣，莫非司馬傲指點於我的就是此人？此人如此英勇，正要通姓名，鳳孫二家人到，說：「不是你二位爺有武，焉能得小姐回家。」將小姐送回府，鳳公與夫人見了感恩不盡。夫人叫丫頭送小姐上樓去，此刻心定，訴說一番。又思想今日他在孫家回，明日請他，不言鳳公酬二人。

再說孫佩住到家中，神魂不定，汗水長流，不知岳家消息，正在焦躁，忽見隨去家人稟道：「小人奉相公之命，請了二位爺來，現在門外。」孫佩聞言，即出大門相迎二位，到大廳見禮。坐下茶罷，孫佩道：「嚴適間不是二位虎威，幾乎性命不保。」就問此位高姓大名，貴處何方。鮑剛答道：「順天府人，姓鮑名剛字子英，世人兄弟粗莽，綽號披毛太歲。前因本籍有一件不公的事，欺害人民，弟一時性起，打死王家父子五人，今逃在這裡。不料今日遇了米家行兇，打報不平，幸遇此位相幫，方才救順鳳家小姐，蒙兄相召，造府不當。」說完指郝鸞道：「此位是個義氣英雄，不知高姓大名？」郝鸞想：這鮑剛是個直漢，不隱匿己事。回道：「在下家住洛陽，姓郝名鸞字跨鳳。」鮑剛問道：「兄莫非就是小孟嘗？」郝生道：「不過世人亂稱。」鮑剛道：「小弟聞兄虎名，如雷貫耳，今日得會，真天幸也。」孫佩暗想：米家不能忍氣，不若與他二人拜了生死弟兄，弄他二人在家，若米家再來，有他二人卻也不怕。待完姻之後，帶領岳父岳母回到洛陽居住，借郝兄之力，況這鮑剛他本犯法，逃在此地，亦可同他一齊避患。又想：大丈夫志在四方，功名得意，那時回籍，米家也無奈何於我。開言道：「小弟是個腐儒，欲求二位兄長，誼結金蘭，不知二位兄台肯否？」郝生未及開言，鮑剛跳起身來，說：「小弟亦有此意，就拜過兄弟，朋友亦五倫之內。」郝鸞道：「小弟是個村夫，怎敢高攀。」孫佩見他二人依允，叫家人捧上飯來，共吃完了，吩咐家人備辦三牲香燭紙帛，設聖帝位，各敘了年庚月日，郝生二□五歲，鮑剛二□歲，孫佩□九歲，各依長幼，言同生死，不一時擺上酒席，三人暢敘。不言。

再說米斌儀，領一班羽黨，回到府中，米斌儀罵道：「你們這班無用奴才，那個人都打不他過，要你們做甚！」忽見金白禮、卞元跑回府中，呼呼氣喘，說：「好不湊巧，小人們搶到得鳳小姐，小轎抬到半路，誰料賊追來，奪回去了，小人們好不著急，無人幫助。」米公子聽了此言，越發動氣，包成仁等卻不敢多言。那眾打手虧已吃了，有受傷的，有未受傷的，各無半句多言，那石敢當叫大爺休得如此，門下細想，叫個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依門下主意再齊些打手與家了，到孫佩家去，把孫佩搶到府中，鎖住拷打他一頓，可出大爺口氣了，不知可否？米公子說：「先日打輸了，如今復仇，恐不能勝。」石敢當道：「先在爭春園，有二位野漢相幫，所以不利。如今難道還有他二人相幫不成麼？」米斌儀說：「老石說得極是，須要個孫家人引路方好。」石敢當道：「門下認得孫家，我便引路。」

米公子道：「今日已晚，你們且息宿，明日前去。」次日天還未明，米公子傳齊家人打手，到孫家去。那些打手吃酒吃飯，好不高興。獨有包成仁奸猾，全不做聲，看見石敢當面浪滯色，與昨日大不相同，自思自想：恐吉少凶多，況在城內，就奪搶鳳小姐，米大爺天理難容。今日又混合打孫佩，這些皆違條犯法，不得干休。不免假裝頭疼，可以避禍，睡在牀上，只叫頭疼，不能起來。米公子聞得心中大悶，昨日費了精神，今日頭疼，留他在家睡罷。不一時，打手收拾停當，共有五□多人，石敢當在前引路，奔孫家來了。此二回去打，弄得孫家人離財散，叫做禍從天上來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古云：量小非君子，無毒不丈夫。

讓人非我弱，守己任他強。